

# 学 习 丛 谈

西北民族学院图书馆

一九七九年九月

## 编 印 说 明

学生开始进入大学，在学习过程中有一个大的变化和发展。如何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共同关心的事。为此，我们编印了这本小册子，目的在于帮助同学们能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本书选辑了一些有关学习方面的文章，有的是教育方针政策的阐述；有的是有关学习方法、经验的介绍，供同学们参考。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缺点在所难免，对此，还希批评、指正，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

1979.9.

# 目 录

- 周恩来同志关于基础科学和理科教育的论述(摘编)  
..... (1)
- 陈毅同志谈外语学习..... (72)
- 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  
    蒋南翔同志在学校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 (11)
- 不畏劳苦 攀登顶点  
    ——马克思勤奋从事科学研究的事迹简介  
        欧阳新..... (21)
- 答北斗杂志社问  
    ——创作要怎样才能好? 鲁迅..... (32)
- 给青年们的一封信 巴甫洛夫..... (33)
- 谈独立思考 阎宗临..... (35)
- 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佟天夫..... (40)
- 学习漫话 邓 速..... (45)
- 既要勤奋刻苦又要讲究方法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付研究员张广厚同志  
        谈学习..... (67)
- 时间有限,能学好英语吗? 熊德兰..... (79)
- 要充分利用图书馆 开 兹..... (83)

# 周恩来同志关于基础科学和 理科教育的论述（摘编）

**编者按：**本刊创刊号发表《周恩来同志关于基础科学和理科教育的论述（摘编）》。这个“摘编”是周荣鑫同志一九七五年主持教育部工作时布置编辑的。

周恩来同志在这些论述中，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问题：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事业应如何发展，理论工作与技术工作如何分工合作，如何搞好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等等。周恩来同志为这些问题的解决，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同志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处理教育上的问题的。这些论述有极其重要的深远的意义（下文从略）。

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我们对目前的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长远的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

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及时地加强对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这种情况不但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同样地也表现在社会科学方面。目前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比在自然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按照我们的国家需要说来，更加薄弱得不相称。

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

……政府各部，特别是地质、工业、农业、水利、运输、国防、卫生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共同扩大科技界的队伍，并且负责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摘自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摘自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在二届一次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三结合，是推动技术革命的重要条件。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应当联系实际，使研究工作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教学人员也要进行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并且把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生产上的重大成就及时地用到教学中去。所有科学研究和教学单位，都要根据不同情况确定同生产的结合形式和自己的服务对象。生产企业应当制定出技术改造、采用新技术和试制新产品、发展科学研究的计划，并且积极地同科学研究机关和学校建立密切的联系。各级计划经济机关要把推广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作为经常的工作，并且应当在基本建设、技术措施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给以切实的保证。

——摘自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三届一次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科学院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理论，不能脱离生产，要深入生产实际中去。基础打好还要提高，这样才叫科学院。生产为主，科研为辅的，仍然留在生产部门，基础方面打底子的可留给科学院。科学院不一定各种名目都有。

——摘自一九七〇年一月对科学院的讲话。

科学院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用毛泽东的光辉思想，批判地继续和发展自然科学理论。

——摘自一九七〇年一月对科学院工作的讲话。

我们十年来自力更生有些经验，经验要总结出来，从实践中提炼出来，要系统化，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实践和理论总是往返提高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是同一个道理。能搞出点东西，但是理论提不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不能总结经验，再回到实践中去，再提高。第二，是对人家的经验不那么感兴趣，不能去多听多看。毛主席去年就讲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不但对外有，而且对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互相瞧不起，不能互相协作。科学的事情很需要互相协作。互相之间来往，首先解决思想问题，然后就是组织帮助他们。

——摘自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接见杨振宁的谈话。

杨先生（指杨振宁博士）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

……你说我们的科学理论弱了一些，现在不大注意了，出国交流太少了。恐怕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

——摘自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接见杨振宁的谈话。

杨振宁博士看了北大和物理研究所，觉得我们基础理论

课程差，研究到的基础学问不牢，希望我们提倡一下。他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我今天向这位周博士（指周培源）将一军，请他提倡一下理论。……要重视理论方面的研究。

——摘自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会见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的讲话。

需要提高理论，本来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有了经验没有理论还不行，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

说中国科学院人员少，也不见得。只是理论和实践没有等同起来。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举个例子，人民大会堂你（指萨拉姆教授）是第三次来了，我们的确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建成的。根据毛主席的思想，精神变成物质。从建成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原来的设计，通过实践，有变化，要进行修改。无论那个建筑，设计都会有变化的，何况我们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成的呢！会堂建成以后，工程师和大家本来应该做个总结，但是没有，只有一大屋图纸，没有提高到理论概念，这就是我们的缺点，只举这一个例子就够了。

……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

——摘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五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教授的谈话。

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



究抓起来，同时又要将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见可能有错，请你们研答。

——摘自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给张文裕、朱光亚二同志的信。

到底以谁为主的问题，主要关键在于领导，生产部门可以结合生产实际为主，也要搞一些基础理论研究。科学院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但也要结合生产实际。一些大设备可以一起用，两条腿走路，不要两条腿打架，两家推。

——摘自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的讲话。

他们（指国防科委）可以搞他们的，你们（指科学院）可以搞你们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到底以谁为主的问题，主要关键是在于领导。生产部门可以结合生产实际为主，也要搞一些基础理论研究；科学院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但也要结合生产实际。

美籍中国学者回来参观，对我们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提了一些意见，他们是旁观者清，我们应考虑。但是，我们也不要犯尾巴主义，跟着人家跑。

——摘自一九七二年十月接见地拉那大学代表团与科学院同志的谈话。

中国有七亿多人口，广大劳动人民中涌现了不少赤脚医生，如果我们不能把医学提高，无法解释。现在我们医学没

有提高，关键在领导。

——摘自一九七二年十月五日接见科学家和医学、科教文三代表团全体成员，以及相关方面负责人、科学家的谈话。

有几位美籍中国科学家回国讲了一下，他们说我们对基本理论提倡不够，确实如此。但也要有一个分析，有同志说，文化大革命运动把理论冲击掉了，恐怕不能简单地这么说。过去理论脱离实际，现在强调实际，对理论提倡不够。学校里的基本理论课也少了。理论重视不够，不利于发展，只有普及没有提高，主席的思想是两者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不论那一门科学都是这样。除了本身的生产业务，还要提高理论。科学研究部门要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同工业部门共同协作，从实践中考验理论，看这个理论是否站得住。学校两者兼有之。现在学校理论搞得少些。教员的人材还有。大中学校学生不一定百分之百地回到原单位，有些人可以留下来深造，有些青年人底子好的，学了三年，还可以深造，从理论上提高。可以到实验室，还可以到工厂，当然不一定都到实验室，可以深造的能否占百分之十？这些人留下来继续深造嘛。工科大学也要提倡研究，也会出人材，人材不是综合大学才能出。要提倡理论研究的空气，文化大革命几年，现在接不上茬。关于中学生毕业后劳动二年，这还是实验阶段。有人主张中学毕业直接上大学，外国朋友如李政道说不一定集中二年，可把这些劳动分在各学年之中进行，一年劳动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中小学十年还未定。学生不要百分之百的回到原单位，可以留下 10—20% 深造，年纪大也可以，学习的好，从理论方面提高。外国朋友也说我们是试验阶段。我们现在斗批改，并不是什么都很好。试验也要有效果，弥补理论的不足，给青年人发展的机会。北大不同，是综合大学，要吸收一些国外的新东西。北大的理科的问题多一点。学校工作科教组要抓一抓啊！

中国科学院要搞理论，也要搞一点实际的工作。自然科学都是如此。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制度，文化大革命还在斗批改，总要经过多次试验，有失败的，有成功的，失败后要找出原因来。

你们（指代表团）出去要注意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看人家是怎么搞的，把这一部分学回来。

——摘自一九七二年十月五日接见科学家和医生、科教文三代表团全体成员，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科学家的谈话。

（一门学科）分得太细不好。苏联把科学分得很细，比资本主义国家分得还细，完全割裂开来。我们以前学苏联的办法，流毒到现在还没有肃清，弄得人头脑很窄，不能看大的。

.....

你（指李政道博士）称赞年轻人二十多岁最容易发展。这跟主席思想是一样的。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举了一些例子，在科学上有些成绩的年轻人多，不一定是大学生。这是一方面，但既然有了发展，就要继续发展下去。不能不发展。他

们两人（指钱学森、朱光亚）不是回来后还有发展吗？

……

前一个礼拜有几个美国人问我，毛主席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材的方针是什么？我说，首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两条腿走路。

……

我们小学和中学的学制究竟是十年还是十二年，还没有确定。过去是十二年，现在还在研究中，是否不要这么长。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至少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进大学，国家没有这个力量。中学毕业后马上进大学总是少数，大量的在生产实践中提高。甚至劳动几年后，有升学机会的，还可以深造。这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提高。另外是在理论实践上的提高。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要两条腿走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过渡阶段，跟共产主义不同，总有不平衡的地方，我们国家大，人口多。

……

要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最糟糕的是抄黑板。大学的学制改革、教学改革不同中小学的教学改革，连起来不行。

——摘自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接见李政道的谈话。

请你们将这期简报好好读一读，再将北大、清华两个加

强基础科学的学习文件好好按你们两个大学各自特点改写一下，再通过教职员和新老学生认真讨论后，然后由科教组审核上报。

——摘自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对接见李政道

情况简报的批示。（1975.8月编）

（《教育研究》1979.1）

（上接第78页）

同学们，党和国家对你们的期望很大。希望你们在五年学习期间，认真刻苦地把外语学好，政治上能够分清大是大非，毕业出来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五年时间不算很长，但对你们来说却是非常宝贵的。五年时光一过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古人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希望你们少壮多努力，老大不伤悲。

（《外语教学与研究》1962.1

《中小学外语教学》1978.1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79.2）

# 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

## 蒋南翔同志在学校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三月九日下午，党委邀请教育部长蒋南翔同志来校座谈教育工作。参加座谈会的有校、系、部、处领导干部二百人。刘达同志主持会议。

蒋南翔同志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说，党的三中全会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对教育工作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现在，学校究竟怎么办，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的国家，教育战线和我们学校，经过林彪、“四人帮”的摧残破坏，大伤元气，回头一看，我们是落后了。要承认这个事实，看到现在确实百废待举，问题很多，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还要有信心，不能认为社会主义不如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笔帐不能算在社会主义头上。林彪、“四人帮”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连资本主义都不如。

那么，大学应当怎样办呢？现在有几种答案，可以分析比较一下：

“四人帮”的答案，我们领教过了。开始是聂元梓的大字报，踢开党委闹“命革”；然后是姚文元写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挑动工人反对知识分子；再就是清华的《创办》，搞“上管改”，挑动学生反对老师，违反教育的最起码的规律；他们还叫器“同十七年对着干”，鼓吹所谓朝农

经验，把高等学校搞得面目全非，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这个答案，大家很熟悉，这决不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方向，不是教育革命，而是革了教育的命！

也有另外一种答案：有位美籍华人，78年他才开始办了个大学，还没有培养出学生，但是他想到中国办分校。用美国课程、教育制度，美国教师、教科书，收费也按美国标准。这位先生也是好意，但这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他的这个方案比胡适的“全盘西化”还要彻底，比燕京、辅仁这样的教会学校还要彻底。燕京大学的校长不是司徒雷登，是陆志伟，还是个中国人嘛！办教育不同于办工厂。工厂设备可以引进，因为没有阶级性，学校是上层建筑，培养的学生还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为社会主义服务。美国的学校，绝对培养不出全心全意热爱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学生。但是，这样一个方案，当时有关领导部门还把它发到若干学校征求意见，也发到了清华。清华党委不同意这个方案。认为这是另一种否定十七年教育经验的倾向，是对我国自己的教育事业丧失了信心。

那么，我们的出路到底在那里呢？还是要实事求是。实践是我们最后分清是非的标准。不管书本上报刊上写的是什麼，圣经也好，毛主席讲的也好，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我们要从自己的历史实践中找答案，正确的东西肯定下来，错误的进行改正，通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得出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的答案。

接着，蒋南翔同志从十七年的实践中总结了四点基本经验教训：

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按照国家需要办社会主

义大学。文化大革命前，有人提出赶超莫斯科大学，现在有人提出赶超麻省理工学院。我们认为，各国的经验可以学，但不可以照搬。十七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我们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比解放前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学生思想面貌是好的，为社会主义服务，有远大理想，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这种思想境界，是否比解放前的思想先进呢？是否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呢？我看是这样的。这一时期，我们的留学生在国外的表现，都是思想最进步，最守纪律，最用功。在业务上，教学质量、科研成果都比解放前好。还有体育的普及，体育的水平，都有理由说比解放前进步了。解放后清华的运动水平不仅全部项目超过解放前，而且有许多项目超过解放前的全国纪录。在我们上学时，八百米全国纪录是二分十秒多。而清华文化革命前八百米成绩是一分五十六秒，超过很多。所以，我们的大学生比旧中国的优越，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也不逊色，从全面发展来说，从思想面貌来说更是如此。我们要有志气，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要有信心。对十七年要一分为二，成绩是主要的。十七年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前进的方向。

第二，是党的领导。我们总结一下十七年走过的路，是在党的领导下走过来的。回顾几件大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从国民党手中接管学校。二、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院系调整。成绩是主要的，当然也有缺点，比如清华理学院调出去了，有些专业太窄，学外语单打一等等，但大体上还是适应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三、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清华来了专家，当时这些专家工



作认真，对我们的提高是有帮助的。教学也有改进，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其中也有机械照搬的缺点，但是我们学校还比较结合实际，有些专家不切实际的意见，如把清华搞成土建类的学院，把无线电系停掉等等，我们就没有接受。四、反右派斗争。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国际上引起反苏反共潮流，发生波匈事件，国内也有些人想借机来一次波匈事件，有人提出共产党退出学校，民主党派轮流作庄。反右斗争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

清华的反右斗争是在北京市委直接领导下搞的，毛主席也直接派人到清华来了解情况，但反右斗争有扩大化的错误。我是党委书记，有责任。五、五八年搞大跃进。搞教育革命也出现过不上课、说大话、说空话，有些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出现，并且更加极端。但是，58年的这些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至少有两点是有根本区别的：第一点58年是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搞的，并不是割断历史，把过去一笔抹杀。另一点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不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当时党委还能领导，假使党委头脑清醒一些，掌握得好一些，毛病就可以少一些。而文化革命则是把党委打倒了。六、59年的反右倾。这是从反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开始的，一直影响到学校，清华也进行了。现在过了一段相当的时间，可以看清楚了，反右倾是不正确的。反右倾时，清华全校批了两个人。当时还有一个提法，是我提出来的，叫做“新富农”，意思就是把一位只重视业务不重视政治的同志，比作土改积极分子分了土地就只想个人发家致富、不想走集体化道路的“新富农”，进行批评，还要大家“照镜子”，照了不少人，我是党委主要负责人，我有责